

話 劇

乡村的晚上

高 彦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鄉村的晚上

時間：1955年秋。

地點：河南省某一農村。

人物：李淑蘭——23歲的青年婦女。

趙智良——25歲，李淑蘭的丈夫。

李大猛——民兵隊長，共產黨員，淑蘭的哥哥。

王金山——淑蘭的鄰居，反革命分子。

布景：這是一個普通農民的住房，正中有一個用紙糊的窗戶；窗右有一門通戶外，窗左有一門通內屋。這個房間里擺設很簡單。左門和窗戶中間有鍋灶及碗櫥之類的東西；房中央放一張吃飯用的短腿小桌和兩三個短椅子。

幕啓：傍晚，大家都已吃過晚飯，可是這一家的飯桌上還擺着飯菜。看樣子李淑蘭已經等急了，她走到門口望望，又走了回來：為什麼趙智良還不回來呢？

李淑蘭：到這時候了，怎麼還不回來？（怕飯菜涼了，放到鍋內，然後收拾東西）

〔王金山探頭探腦地由右門上。〕

王金山：啊！淑蘭，就你一個人在家呀，不悶的慌？（故作不知）智良呢？

李淑蘭：是你呀，他上集賣柴禾去了。社里這麼忙，我不叫他去，他非去不行，到現在還沒回來。

王金山：（油腔滑調地）我說呢，他怎麼不在家。淑蘭，智良

真是個爭強好勝的人，說干啥就干啥，誰也攔不住；莊稼活是好樣的，過日子又打算得周到，怎麼說也落不到人家屁股後頭呀！你還替他操什麼心呢？就拿掙分來說吧，全社誰也沒有你們兩個掙的多。智良這個能干的小伙子配上你這個勤儉的媳婦，真是天上一對，地下一雙，好馬配上銀鞍韁，就是打着燈籠也難找呀！

李淑蘭：（不耐煩地）怎麼瞎扯開了呢！我看社里頭的賬整天叫你弄的糊里糊塗的，大伙都有意見；你要是閒着沒事干了，還是把你的賬好好地算算吧。

王金山：是呀，是呀，你說的正合我的心意；我就是為合作社的事才來找智良的。智良什麼時候能回來？

李淑蘭：那誰能知道。你找他干什么？

王金山：你說我找他還有什麼事？俺王金山是合作社的會計，他專管給社里買賣東西，除了算賬還有什麼事？

李淑蘭：原來是為了公事呀。

王金山：當然啦。前天他買的化學肥料還沒跟我報賬，我是來跟他要發票的。

李淑蘭：買化學肥料，我怎麼不知道？什麼時候買的呀？

王金山：那你就問什麼時候買的啦，反正是買了。要是不知道，那就是願你太不關心社里的事了。

李淑蘭：智良哪回買化學肥料我都知道呀。（思索地）那一回買了50袋，那一回買了70袋……這一回買的少吧？要不，我怎麼沒看見呢？

王金山：對，對，就是不多，還不到十袋呢。別說這個啦，智良到底什麼時候能回來呀？

李淑蘭：那我不知道。

（這時李大猛在門外喊：“智良，智良！”）

王金山：不知道就算了。我回去啦；回头再来。

（王金山走到門口，正遇李大猛。

王金山：啊！李隊長來了（向李）。我也找智良有事，他不在家，我還有事，停會再來。（下）

李大猛：智良上那里去啦？

李淑蘭：他上集賣柴禾還沒回來呢。二哥，你找他有事？

李大猛：找他開會。我剛從區上回來，區上王同志說，咱們這個區有一個會道門組織，活動的很厲害，要我們提高警惕，嚴防敌人的破坏。現在咱要召開个民兵會，叫大家注意，不要叫敌人鑽了空子。智良回來，你叫他到民兵隊都去開會。我走了。（欲走又回）剛才王金山到你家來干什么？

李淑蘭：他說智良前天給社里買的化學肥料，沒把發票給他，他是來要發票的。

李大猛：淑蘭，你知道前天社里買化學肥料沒有？

李淑蘭：我想了半天也沒想起來。智良哪回給社里買肥料我都知道，就這回我不知道。王金山還批評我不關心社里的事呢。

李大猛：我看他一定不是找智良要發票的，也不知道這里头他搞估的是什麼鬼。

李淑蘭：怎麼，還會有別的什麼事嗎？

李大猛：不管什麼事，我們都要當心王金山這個人。這家伙過去是地主的狗腿子，還參加過“一貫道”；解放後雖然表現的積極，可是他管的合作社的賬，搞的一塌糊塗，近來他還不斷到城南何莊不法地主何老大家里去。區里叫我們對他多加注意。

李淑蘭：既然這樣，怎麼還叫他管賬呢？

李大猛：不过事情在沒弄清以前，还不能打草驚蛇。

李淑蘭：（不安地）最近王金山一天找智良幾次，不是算賬就是要發票，說的倒冠冕，也不知道這里头还会有什么事？

李大猛：智良是个老实人，什么地方都好，就是思想太模糊了；整天只知道干活，也不願開會，連民校也不願上。你要注意些，別讓他被坏家伙拉过去了。他回來你先別跟他說這些个；要是發現王金山到這來有什么事，馬上跟我說。我还得通知別人呢，我走啦。（下）

李淑蘭：（把李大猛送到門口，回來走到里屋端燈出來，然後點着放在桌上）這里头到底还能有什么事呢？智良这个人也真奇怪，家里也不是沒有零錢花，非去賣柴禾不行。去就該早點回來呀！天黑了，为啥还不回來呢！（怕飯涼了，揭開鍋蓋看看又蓋上）

〔趙智良扛着扁担拿着繩子上。〕

李淑蘭：（听見脚步聲，回過頭來）啊呀！你可回來了，飯都涼啦。（把扁担和繩子接過來）怎樣？柴禾不好賣吧？

趙智良：（冷冷地）嗯。

李淑蘭：（熱情地）我以為你在半路上睡覺了呢，到這個時候也不回來。（看見趙智良被風吹一身土）看你身上的土，（給趙智良拍身上的土）我給你倒點水洗洗臉吧。

〔淑蘭將水盆放在矮凳上，智良洗臉，淑蘭又從鍋內取出飯菜放到桌上。〕

李淑蘭：飯還不涼，趁熱吃吧。

趙智良：（洗過臉，邊吃飯邊問）今天沒有人來找我嗎？

李淑蘭：有，王金山來跟你要發票來啦。他說前天你給社里買的肥料，沒把發票給他。

趙智良：真是胡說！這月就沒有買肥料；還是上月買的肥料，發票早給他啦。

李淑蘭：那真是怪事！

趙智良：嗯，嗯，或許是……

李淑蘭：有其他的事？

趙智良：沒什麼事，沒什麼事。就王金山一個人找我？

李淑蘭：我二哥剛才也來找你啦，叫你吃了飯去開民兵會。

趙智良：又開民兵會！開會，開會，整天開會，就是沒個夠！

李淑蘭：我說：你又該說我說你了。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這一點，一提起開會就夠了。

趙智良：當初不干這個民兵有多乾淨，你死動員活動員，非叫我干不行。人家不當民兵的也一樣能過日子，偏偏你的事多。他对你說開什麼會？

李淑蘭：听二哥說是叫大家提高警惕，防止反革命分子破壞。區上的王同志說，敵人不甘心咱走社會主義的道路，過好日子，老想鑽空子破壞合作社。

趙智良：（就怕聽見這些話）得了，得了！你去对你二哥說，就說我从集上剛回來有點不舒服，開會我不能去了。

李淑蘭：（關切地）怎麼，你不舒服？怕是路上風大受涼了吧？（摸摸趙智良的頭，並沒有什麼感覺）我看你要是不怎麼樣，吃了飯還是去吧。

趙智良：（不耐煩地）不舒服就是不舒服，我今天不想去嘛！

李淑蘭：你究竟是想怎麼呢？智良，我看你是有些變了，和从前不一樣了。過去你干什麼都挺有勁，現在會不想開了，活也不想干了，整天和王金山在一塊……

趙智良：好啦，好啦！叨叨叨，叨叨叨！和王金山在一塊有什麼？開會還不是那一套！快去！就說我病了就行啦。

李淑蘭：（仍站着不動）

趙智良：去呀，你去還是不去？

李淑蘭：（無可奈何地）唉！你这个人，真是……（由右門下）

趙智良：（等李淑蘭走后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）何老大、王金山倒底搞的是什麼鬼呀？叫我跑这么老远去送信，也不叫我吭声。唉！（把信又揣在怀里。）

（王金山从右門上。）

王金山：啊！你回来了，我正为你担心呢。怎么样？信送到了吧？

趙智良：送到了。

王金山：何老大怎么说？

趙智良：他没说什么，这是他给你写的回信。（把信递给王金山）

王金山：（接过信走到門口望望，回来拆開信念）“一切都已准备妥善，明天上午在鎮上集合，正当午時動手。”啊！这么快！明天就要動手了。

趙智良：（不解地）動手？動什麼手？

王金山：（猥笑）嘿嘿，智良，你参加“中天道”時間也不算短了，过去你三心二意的，這一點沒給你說明，是大哥我对不起你；现在我看你能忠心耿耿地办事，况且時候也到了，我就給你明說了吧。（又回头到門口看看，回来威脅地）我給你說，你可不許向外声張。

趙智良：（胆怯地）是，究竟是什麼事？

王金山：現在咱們的道友已經發展有几百啦，还有好些槍枝、武器，真是天機已到，只待動手了。動手以后，“中天道”就要执掌天下，馬上咱們的道首也要当“朝廷”。我

是第一軍的軍長，你也要當官了。

趙智良：（吃驚地）哦！還有軍隊，要打仗？

王金山：當然啦。今年八月十五中秋佳節早起霧氣沉沉的，這就是天意。

趙智良：天意？誰知道天意？

王金山：能跟老天爺說話的人唄！除非“中天道”還有誰？我們都是幾十年燒香念佛修鍊出來的，槍打不中，刀砍不入，能掐會算，什麼也擋不住我們。現在共產黨的底子我們摸的一清二楚，（又走到門口聽了聽，關上門回來接着說）我們就趁明天鎮上趕集的那股札呼勁兒，把“中天救民軍”在鎮上集合起來，到正晌午動手。我叫你給何老大去送信，也就是為了這回事。他是我這一軍的參謀長。

趙智良：（這才明白送信的目的，不禁打個寒顫）啊！是這麼個事呀！

王金山：（越說越有勁）對！我們的人都是好打手，一個能頂十個。等區上吃午飯的時候，我們裝着要購糧証去找他們，把他們的槍、子彈都摸摸底；隨後帶一幫“中天救民軍”進去喊一聲，一齊動手，把糧庫、銀行、合作社一齊搶光，把幹部、共產黨員、青年團員、積極分子一齊殺光。這邊殺人，那邊就砍電線杆子，叫他們跟外面不透氣。凡是在“中天道”的人，倉庫的糧食隨便措，銀行的票子隨便拿。干完了我們就拉到大別山，成立“大佛國”。（停了停）凡是參加“中天道”的每人發一個牌子作記號，上面寫着“中天救民軍。”（從懷里掏出個牌子）這個牌子是你的。

趙智良：（已聽的目瞪口呆，不敢接牌子）金山哥，我可是老幾輩子沒放過這樣的大眼砲呀！砸倉庫、搶銀行我可不敢

干，你抬抬手还是把我的名子抹了吧。

王金山：（擺出一幅兇惡的架子，把牌子往桌上一摔）怎么？
又是不願意干？干不干由你！你老婆是團員，你是民兵，
都是殺頭的对象。我先告訴你，省的到時候槍子鑽破了腦袋。
就是我們对你沒什麼，共產黨知道了也不會饒你。你是“中天道”教徒，你替我們送過信。另外，我再一次警告你：你解放前在過“一貫道”，解放後又不登記，將來政府查出來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可不要後悔。

趙智良：（被這一陣威嚇，吓得昏頭昏腦），金山，我，我怎么能干這事呢？。

王金山：（又拿出一幅善臉來）智良，咱們是多年的老鄰居，我還能叫你吃虧？你別的不會，難道能不會捐糧食、拿票子？難道能不會喝酒吃肉享清福？嘿！真是個傻孩子。另外我再告訴你一個消息，老蔣快要反攻大陸了！（說着又將牌子塞到趙智良手里）

趙智良：（被王金山一陣說的不知如何是好，不自覺地接過牌子）這總不怎么真吧？

王金山：不真？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過瞎話？告訴你，我們的司令早和“國軍”挂上勾了。（把話題一轉）我們明天就要動手。李大猛是你二舅子，現在都是親顧親、鄰顧鄰的，我們不能看着他受害。今天就先告訴他，叫他趁早入“中天道”，最好把民兵也都帶過來。能這樣，也算你立一功。

趙智良：這……這怕不行吧？

王金山：不行？怎么不行？今天晚上就把他叫來和他說。

趙智良：李大猛是共產黨員，他能聽這一套。

王金山：不聽？（拍拍腰里暗帶的手槍，竊笑）不聽咱按不聽

的办！馬上你就把他找來談。（利誘地）告訴你，事情办成了，司令那里重重有賞，而且我也要提拔提拔你，將來封你个团長干干。嘿！你妹妹淑蘭也要成官太太啦！就这样，我走了。（轉身欲下）

（李淑蘭上）。

李淑蘭：啊！你又來了，怎么不坐会再走？

王金山：（笑着）不坐啦，不坐啦！（向智良笑着）智良，你可別忘了咱們算的賬！（由右門下）

李淑蘭：（目送王金山走远，問趙智良）又算什么賬？

趙智良：（不安地）賬就是賬唄，还有什么賬！（想把話岔開）找着你二哥沒有？

李淑蘭：沒有，他沒在家，不知上那兒去了。王金山究竟找你干什么？

趙智良：（捶着自己的头，痛苦地）干什么！算賬唄，什么也不干。

李淑蘭：（看見他愁眉苦臉的象有病样子）智良，你怎么啦？不舒服？那你就早點睡吧！

趙智良：好，睡，我睡，管他什么賬不賬，我要睡了。（淑蘭扶着他下，片刻，淑蘭又上）

李淑蘭：就是怪！王金山过去沒事不常到我們家來，新近是一天好几回，算賬誰能整天算呢？早先他們說話不背我，這些天總是見了我躲躲閃閃的。他們有啥事要躲着我呢？（走向里屋門口，听听里面沒有動靜）智良的神色看着和过去也有些不一样啦，整天失魂丟魄地，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，可是問他又不肯說。（停一停）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二哥不是叫我注意王金山嗎？我得和二哥說說去。（走到門口又轉回來）不能，不能那么性急，得弄清楚再

說：万一人家没有什么，这豈不是冤枉了人家？（又一轉念）可是算賬为什么还偷偷摸摸的老說瞎話呢？我看好事不背人，背人沒好事。这里面一定有鬼，还是和二哥說說好。（轉身欲下）

〔李大猛上。〕

李淑蘭：二哥來了，我正要找你呢！

李大猛：找我？什么事？現在有要緊事，还等着開会呢。哎，智良回來了嗎？

李淑蘭：回來啦，在屋里睡呢。二哥，我要和你說點事，也是要緊事，可是我也沒把握。

李大猛：什么要緊事？那你就快說吧。

李淑蘭：（压低声音）王金山这家伙來找智良，这里头可是有鬼呀！他們老是鬼鬼祟祟地背着我，还說些瞎話，也不知道商量些什么事。王金山說找智良是要買化学肥料的發票的，我一跟智良說，智良說他这月根本沒買过肥料。停會兒他又吞吞吐吐地說：“或許是……”看样子一定有事。我剛才回來又碰見王金山这家伙來找智良，又說什么算賬的。这会兒智良就象害了大病一样，愁眉苦臉的。二哥，你看这是怎么啦？你不是說对王金山要多注意嗎？

李大猛：对，你說的这个事很好。我是黨員，你是團員，都應該对这事負責任。他們有什么事，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情况，剛才縣里的同志來了，听他們說了許多新的情况。智良是受了坏人的騙，反正跟他們是有联系的，你剛才說的情况也可以說明這一點。

李淑蘭：我把他叫起來，你問問他到底是什么事，咱狠狠地說說他。

李大猛：不行，不能这样。妹妹，我相信你；我也相信智良是

不会跟着他們走的。現在我們要注意王金山的行動和智良的行動，我看咱到我家去和縣里的同志再詳細研究研究。

李淑蘭：這就去？

李大猛：哎，這就去，走吧。

〔他們正要出去，趙智良從屋里出來。〕

李大猛：啊！智良，我聽說你不舒服，來看看你，你已經睡了我也沒叫你。這會兒好些了吧？

李淑蘭：大概他是受了涼啦。

趙智良：（有氣無力地）嗯。（遲疑了半天）二哥，二哥我有個事想和你說說。

李大猛：什麼事你說吧。

趙智良：（看看淑蘭，看看大猛，洩了一口氣）唉！以後再說吧。

李淑蘭：有什麼事尽管和二哥說吧，別吞吞吐吐的啦，二哥也不是外人。

趙智良：（不語，稍停）回頭再說吧！

李大猛：好吧！回頭說也行。現在等着開會，你不舒服就睡吧，我和淑蘭去。

李淑蘭：好，走吧。智良，你歇一會吧，開完會我就回來。

趙智良：好。

〔大猛、淑蘭由右門下。〕

趙智良：（目送他二人走遠）這，這叫我和他怎麼說呢？

〔王金山由右門上。〕

王金山：怎麼樣？李大猛認頭了吧？

趙智良：我還沒說呢。

王金山：怎麼，沒說就放他們出去了？

趙智良：我真是不敢說。

王金山：（惡狠狠地）怎么？送到你門上來還不說，你想什麼時候對他說？真他媽的菜包子，屁個事也辦不成。告訴你，事情已沒有那麼順當，共產黨對咱們已經注意。我們已經不能等到明天啦，今天夜里就得動手。你的任務就是這個，把李大猛拉到這邊來，今天夜里你到他家里去。

趙智良：（胆怯地）我實在沒法給他說。金山哥，我看你还是另找個人吧。

王金山：什麼？不能說？哼！他是你舅子，你不能說誰還能說？你慢慢地跟他講明白嘛，你問他幾個腦袋，想活不想活？對他說死跟着共產黨沒多大好處，叫他腦筋放靈活些，免得將來吃了虧後悔不及。

趙智良：（哀求地）我看还是不串通他好，別弄的走漏了風聲，那，你我的命就算完了。

王金山：（冷笑）哼！我早就給你想到這一着了，你好好跟他說，實在不得已的話（掏出一支手槍放在桌上）你就用這個當場結果了他。

趙智良：（看到手槍一驚，顫聲地）這，這使不得，他和我一無冤，二無仇，我怎么能忍心下這樣的毒手？他是我的……

王金山：（暴躁地）他是你的二舅子，你和他是親戚，是不是？告訴你，這個時候顧不了這許多了，事情成功了再行他媽的善也不晚！

趙智良：（拿起手槍遞給王金山）你，你还是……

王金山：（把趙智良一推）你不要裝他媽的糊塗，好好的干，事情辦成了將來對你有好處；如果三心二意的話事情弄不

戒：（冷笑）哼，我对你客气，槍籽可对你不客气！好吧，我走了。（轉身向右門走）

趙智良：你，你別走，咱們再商量商量……（想抓住王金，但沒抓住，回來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看看槍又摸摸胸上，把槍放到桌子上，然後站起來望望門口，內心痛苦，矛盾，自己問自己）我真要去串通李大猛嗎？說不好我就用槍打死他？……這怎么能行呢？俺倆從小一塊長大，在舊社會一塊受苦，又一塊翻了身，現在又成了親戚。我怎么能忍心去害他呢？（又一轉念）可是我不去王金山能饒我？他的槍頭子就對着我的腦袋，我的命就握在他的手心里呀！王金山，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心真毒啊！上個月他逼着我入“中天道”現在又逼着我殺人。他們要砸倉庫，搶銀行，殺幹部。我，我怎么能忍心叫這些好人遭受毒害呢？……我得去報告政府，就先跟大猛說說吧，他是民兵隊長，叫民兵把他們抓起來。（欲走又止）……不行，不行，這不行，我不能去報告，我也是“中天道”的教徒，我幫他們做過事。我給他們送過信，抓住他們我也跑不了。（絕望地）我，我該死，我入過“一貫道”不該不早向政府交代，叫王金山抓住把柄子，又入了這鬼道門。這……這叫我怎麼辦呢？（痛悔地俯在桌上）

〔李淑蘭由右門上。〕

李淑蘭：你還沒睡？

趙智良：（一驚）沒有。（趕緊把槍從桌上拿下來，想藏但已被淑蘭看見）

李淑蘭：你拿的什麼？

趙智良：（驚慌地）沒什麼。

李淑蘭：拿過來我看看。（把槍奪過來）啊！槍，你從那里弄

來的？你們民兵從來不用手槍。

趙智良：（吞吞吐吐地）這……這這是剛才隊長送來的。

李淑蘭：隊長送來的？剛才我和二哥一塊開會，怎麼就沒見他出來呀？

趙智良：（說不上來）這，這……

李淑蘭：說呀，老實說，這是誰給你的？

趙智良：（被逼的沒法）我說，可是我說了你可不許告訴人。

李淑蘭：（想了想，親切地）那是當然，有什麼事情你只管說，咱們是夫妻，整天瞞着總不是事。你說出來，有啥事我還可以幫你出個主意。

趙智良：那我就跟你說：這可不是我出的主意，是他們逼着我干的。

李淑蘭：誰逼着你干的？

趙智良：王金山他們。

李淑蘭：王金山？他們要干什么？

趙智良：他們要搶倉庫，砸銀行，還要殺干部……

李淑蘭：這槍是誰給你的？

趙智良：王金山。

李淑蘭：他給你槍干什么？

趙智良：他叫我……（欲說又止）

李淑蘭：說呀！他叫你干什么？

趙智良：（望望李淑蘭不敢說）……

李淑蘭：他叫你干什么？說呀！

趙智良：他，他叫我去串通你二哥，說不好了就……

李淑蘭：就用槍打死他，是不是？

趙智良：（低頭不語）

李淑蘭：（氣極）我問你，我二哥和你有冤？

趙智良：（低聲）沒冤。

李淑蘭：有仇？

趙智良：沒仇。

李淑蘭：那你為什麼要下這樣的毒手？

趙智良：我根本不答應，他死逼着叫我干。

李淑蘭：哼！想的怪到。我告訴你，別叫王金山作夢，這些家伙干的勾當，區里縣里早就知道了。

趙智良：（一驚）哦！

李淑蘭：剛才開會就是為的這件事，一會就要把他們全部抓起來。我問你，誰叫你入的“中天道”？

趙智良：好！我，我都對你說，反正你們都知道了。上個月有一天，我給社里買了東西去給王金山報賬，算好了賬他拿出來一封信……

李淑蘭：什麼信？

趙智良：是一封檢舉信，說我在解放前入過“一貫道”。

李淑蘭：（驚愕地）入過“一貫道”，是真的？

趙智良：是，是這麼回事，我十幾歲的時候跟着咱媽入過道。

李淑蘭：解放後你為什麼不登記呢？

趙智良：我想着那是孩子時候的事，不說就算了，沒人知道；誰知這事王金山摸底細，他拿這件事來威脅我。我吓昏了，後來他又答應替我隱瞞過去，可是得答應他一件事。

李淑蘭：答應他什麼事？

趙智良：就是，就是參加他們的“中天道”。

李淑蘭：（憤恨地）你就參加了？難道你不知道“中天道”是反革命嗎？

趙智良：我想着嘴里答應他，应付過去算了，誰知他們越逼越緊。

李淑蘭：（看他那个样子，又气又急）唉！智良啊！有問題为什么不早向政府交代呢？这也不是多嚴重的問題。看，現在弄得叫反革命分子抓住小辮子，跟着这些家伙干这种事！你是叫鬼迷住心竅了？（停了停，智良欲說又止，淑蘭接着說）王金山想回舊社会，那当然是。他在舊社会有錢又有势，你呢？二十老几的人了，沒在舊社会过过？那時娘賣菜，爹要飯，一天吃不上一頓飽飯。如今你再看看咱家啥沒有？缸里陶里滿滿的，还入了合作社，眼看就要使用机器种地，社会主义就在眼前。可你就忘了本啦？（越說越气）竟然干起反革命來啦！也沒想想，你要成个什么样的人？

趙智良：你別說了，这我都知道了。

李淑蘭：都知道？都知道为什么还干反革命？（口气緩和下來）智良，憑良心說共產党哪一點对不起咱？咱現在的好日子是誰給咱們的？你好好想想吧。

趙智良：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唉！我真該死！

李淑蘭：我也知道你是受了騙啦，讓反革命鑽了空子。可是歸根到底还是願自己呀。自己参加了“一貫道”，为什么不向政府登記呢？这就是給反革命鑽空子的机会。

趙智良：那你說怎么办呢？我兩頭受夾。

李淑蘭：不，你只要回头坦白，政府还是欢迎你的，羣众也是看得起你的。这方面你甭疑怀，决受不了夾，智良，現在还不晚，我看你跟二哥把这事从头到尾談談也算你悔过的表現。

趙智良：（思索一下）好！我談，可是二哥他……我怎么能臉再見他呢？

〔这时外面忽然傳來噹噹噹的鐘声，接着就有人喊声：“靜